

齐云寺的义乌「迹」忆

◆ 随行漫记

◎ 王曙光

齐云寺旧址位于金华澧浦镇勘塔村(也称乌珠岭脚),处在金华、义乌、武义三地交界处。义乌人提及名胜寺庙,不少会提到该寺,而了解它的历史的,却少之又少。

齐云寺自古盛名,香火鼎盛。它始建于唐朝,盛兴于宋代,衰于民国末年,民国前归属于义乌。在义乌廿八都一带,齐云寺也叫“济应寺”,赤岸镇古寺村就因其邻齐云寺而得名。据说这与义乌朱氏应芳公有关。《山盆朱氏宗谱》载:朱应芳(1620—1680),字骏侯,号东涵,廿八都朱店村人。应芳公家道殷实,体干修伟,性行豪爽,内不设城府,外不立崖岸,年少时文名播郡邑,为诸生试,必冠其曹偶,下笔洒洒数千言立就,尤长于诗篇。

史料载,应芳公一生喜欢游山玩水,走遍名山大川,兴之所至还要在山中停留几日。离他家西边约20公里处有座齐云寺,群山绵延,清静幽美,便是其时常踏临之处。可明末战乱,使得原本静卧于万山林木之中的寺庙日渐颓败。每次来到这里,应芳公心里隐隐作痛,扼腕叹息。思来想去,他决定要恢复寺庙原貌。经过十年的努力,齐云寺终于修葺一新。后来,他征得寺庙主持的同意,在齐云寺东侧建了一处厢房居住,并在厢房回廊里给自己画了自画像,还撰写了《重修齐云禅寺碑记》(也称《重修齐云禅院碑记》)。

《重修齐云禅寺碑记》,记叙了修复齐云寺的过程,称寺庙“表古长山境,以其峰峦高耸、上接云霄故名,考之郡志乃唐太毓禅师之道场也……”“颜(外观)为金华第一山,谁曰不宜。”同时亦述说了对家乡的回忆以及深爱之情。

朱应芳本为义乌人,故而对魂牵梦绕的故乡矢志不忘。从此,齐云寺的山山水水自然成了他心头放不下的牵挂,齐云寺的功德成了他心中最美的胜景。他时常邀约当地的文人墨客来齐云寺参禅悟道,还邀请自己的各方朋友到此赋诗作画,称其为洞天福地,尽情享受清闲恬静生活。

据考证,朱应芳曾为齐云寺创作了八首诗作,分别为《八仙坪》《上古寺》《盘陀石》《凌霄峰》《瀑布石》《挂榜山》《罗汉洞》《和尚石》。后有留存《齐云纪胜》一文,其乡情浓浓,溢于言表。八景诗提及的八仙坪和上古寺,分别位于今赤岸镇古寺村与永康市交界处,以及赤岸镇古寺村附近。上古寺已废,古寺村亦下山脱贫。

《八仙坪》写道:“试寻古刹逆龙川,缥缈云中下八仙。过雨诸峰明复灭,傍山曲涧断还联。鲸铿入耳音何冷,法语归空道自元。借宿上方慵作枕,松牕漏月伴人眠。”按照今日之说法,一个仙人常年都爱来的休闲之地,该是什么样的人间仙境和人文宝地!

朱应芳笔下的《瀑布石》,对义乌“迹”忆如斯赞叹:“过岭崎嶇入梵宫,惊看瀑布挂长虹,倒垂万缕拖飞练,界破层云泻白虹。殷殷怒雷雄触石,纷纷急雨洒随风,酣醺醉里朦胧眼,竟说青天有路通。”诗中提及瀑布、飞练等景观,应指齐云寺旧址毗邻的钟潭(也称龙潭)。西侧龙潭背有巨石,石刻“维摩座”等胜迹,均与义乌名人佳士相关,留有故乡印迹。

史料载:义乌乡绅朱凤毛当年游齐云寺途中,曾赋诗一首:“渐离尘境上云梯,磴道盘空万象低。一路水声喧到寺,几家茅屋俯临溪。怪峰突起如猿踞,哀壑阴森似鸟啼。忽听疏钟林外度,僧楼高倚夕阳西。”

朱凤毛,朱店村人,清同治十三年任常山训导,光绪四年任龙游教谕;又曾任寿昌教谕、国子监学政。太平军进犯金衢时,他组织民团护乡,系民团领袖。有两子朱一新、朱怀新,同为进士出身,前者为清末著名学者。朱凤毛家族有文学传统,诗文创作数量可观。他本人对齐云寺毗邻之“维摩座”胜景,也有生动描述:“上有飞猿(猿)挂树之危崖,下有潜龙(龙)沫之沉渊。四山峭壁如斧劈,忽拓岩腰十丈平……”记事、感怀、咏物,文采华茂,栩栩如生。

天下寺庙,大凡总会历经沧桑,几兴几劫。清《光绪金华县志》载,齐云寺的始建年代是“唐宝历中”,即826年。被日军炸毁前的齐云寺重建于清顺治十年(1653年),它在此前又因何被毁,暂无从查阅。但它留下的历史印记和人文故事,却流传于民间,永载史册。

面对齐云寺坍塌的石柱和石碑,唯有追忆和期待。

我写故我在——读缪文中散文集《幽径浅辙》

如同小说创作一样,散文亦强调地域性。

地域色彩浓烈的散文,笃定会形成作家的鲜明特征。比如鲁迅、沈从文、孙犁、老舍的散文,也包括铁凝、贾平凹的早期散文,我们都可以感受到。而在当下文坛,也有长期专门写某个地域生活的散文名家,譬如写桐庐山水的浙江作家陆春祥,写皖南烟火的安徽作家钱红莉,写“稻田读书”系列的衢州作家周华诚。

义乌古老而富有魅力。亿万年前前的恐龙足迹有迹可循,万年前的先民稻作硕果累累,近三千载制陶技艺惊绝于世。在时光洪流的千锤百炼中,孕育了一大批震古烁今的历史名人。一方水土,涵养了“勤耕好学、刚正勇为、诚信包容”的义乌精神。

改革开放四十多年,义乌的综合实力已名列全国百强县前茅。这种“莫名其妙,无中生有,点石成金”的发展逻辑,有一个显著特征,即人的流动性。人是最活跃的生产力,假如没有人的流动,思想的解放和经济的流动就会变成一纸空谈。

一新闻界朋友在义乌当驻地记者6年,写了4件中国新闻奖作品。当向其采访体会时,他说,“神奇”的义乌是采之不竭的新闻富矿。

就体裁而言,地域散文虽不同于新闻报道,但用最真切的语言,书写自己最熟悉的生活,总是相通的文字。

缪文中码字作文时日不长,但他留心生活,注意观察,信手拈来的素材,一经其思想,皆成丰富多彩的故事——晨跑,赏花,饮酒,参禅,爬山……都是日子的鲜活可爱。

故乡与亲情,是作家永恒的宝藏。世界上没有一个作家能回避这两个题材。《幽径浅辙》(2024年8月,百花文艺出版社)剖为3辑,其中《忆外婆》《泪别五叔》《从“义合”到“春盛”》《我的前洪情缘》等文章,是作者一个字一个字说给你听的亲身经历,貌似质朴平和,实则是作者情感与思想的凝练,就像稀饭有稀饭的寡淡,牛奶有牛奶的浓香。而那封《给小女成人礼的信》,是以诗歌形式表达的,道尽了一位父亲从“盼女成凤”到想做女儿“闺蜜”的心理转变,既贴近生活,又合乎人伦。

用心写作是对文字的尊重,亦是对读者的尊重。有“堵城”之称的义乌,是新兴的大城市,城区塞车现象由来已久。但到底堵得如何,相信多数人没什么体会。

“平阳山仓库离江东客运站不远,直线距离不过两点五公里。然而就在这段路上,我遭遇了令人咋舌的大堵车,印象之深刻骨难忘。”(《堵车记》)

驾驶员被堵在宽阔的街道中,想进无门,欲退无路,“闲坐悲君亦自悲”。文中因为急着办事,不得不下车疾走,却意外瞧见被堵驾驶员的“千姿百态”：“有左顾右盼焦急张望的,搔头挠耳忐忑不安的,趴在方向盘上无精打采的,双手托腮似睡非睡的;有专心致志玩游戏的,满脸笑容瞪着手机看电影的,半只脚伸出车窗仰面呼呼大睡的,戴着耳机闭着双眼悠闲听音乐的;还有抢得大红包欢呼雀跃的,捧着手机时而狂笑时而懊恼拍大腿的,跟朋友微信语音聊天毫不在乎的;更有聚在一起抽烟聊天的,遇事无法出行而打122报警的……”一个坐在小货车副驾驶座上的小伙子,戴着眼镜,手捧一本书,时而凝思,时而下笔,完全不在乎车流动不动的。”

散文重视人生体验,主题的虚构性与语言的抽象性都受到一定的制约,而作者的身份与思想却在最真诚的状态下向读者敞开。

有一天,缪文中去水暖店买配件,没想到店老板会为这十几元钱的小生意,亲自动手把一个个连接件都烫接好,使他省却了不少繁琐的环节。为此,他感慨地写道:“专业的品质,热情的态度,贴心的服务,让我感觉如做上帝一般,怎能不为之动容?”(《天下快意之事莫若友》)

义乌市场之所以蓬勃发展,政策、机遇、环境等都是不可或缺的因素,但如果缺少“精明的义乌商人”,未必有今天的繁荣局面。

文学是美学,源于生活,又高于生活。而所谓的“高”,就是作家的情感与思想的提炼。集纳在《幽径浅辙》的79篇地域散文,长长短短,或诗或赋,无一不是其呕心沥血之作。

著名散文理论家陈剑晖曾说:“好的散文的确包含有诗的种子,只不过这些种子不是生长于精神的荒原,干枯的心灵和贫瘠的土地,也不是发芽于漂亮的抒情文字中,而是植根于思想的沃土,孕育于丰饶滋润的心灵,弥漫于散文的整体之内,而后外化为特有的美学风范,给予读者掩卷后无尽的遐思。”(《诗性散文》)

炉壁上,贴满了,再盖上一块白铁皮,用一把破扇在炉壁底部的通风口扇几下,芝麻香、菜油香、面饼香就充满小店。时间一到,把白铁皮用火夹夹开,就可以看见一炉的饼已经胖了起来,焦黄焦黄的。他用火铲铲下饼来,用火钳夹了出来,放在火炉顶凹槽上。围着火炉的食客不顾烫手,抓起大饼就啃了起来,“我两个”“我要四个”,甚至有人要十个八个。这时,烤烧饼的师傅就会说:“让学生先买。”于是,我就拿到四个饼,就着油条、豆浆吃了起来。真香呀!一餐早饭两毛钱,经济实惠。

不过,那时的烙饼没有肉馅,更不是东河肉饼,没有那么薄,有点像鲁西的武大郎烧饼。不过,武大郎烧饼里

面有肉馅,而且不是圆就是方。义乌的烙饼比武大郎烧饼小,且现烤现吃,不像武大郎烧饼,可以挑着担子在大街小巷游走叫卖。也不像新疆的馕,馕太大,一餐吃不完。有点像继光饼。我曾和志编辑部孙青士、金善富两位老师到福建福清市志办采集义乌抗倭史料。福清市的小摊上就有继光饼卖,也是边烤边吃,里面没有馅,也很香。不过继光饼是圆形的,中间有个洞,可以用麻绳穿起来,背在肩上。据说,义乌兵初战台州时,追击倭寇,饿着肚子急行军。虽然打了胜仗,偶尔饿肚子问题还不大,常常这样就受不了了。义乌抗倭将领陈大成就向戚继光建议,能不能把面粉烤成饼,随身带。戚继光鼓掌叫好,说

“近三十年的商海搏击,已把年少的轻狂和青春的激情分解殆尽。”

人生有多长?徐志摩说,不过是午后到黄昏的距离。人活着,其实就是与时间对抗,但生命终究抵不过无涯的时间,只能心平气和地妥协。

商场如战场,萌生退意,又该如何度过余生呢?

缪文中想到了几位文学前辈的教诲:“人世间,除了文字能流传千古,其他一切都是空的。家财万贯挥霍一空,浮名虚利能流传多久?唯有文字(透过文字流传的精神)才是真正的传家宝。”(《鬓华心笺·自序》)

“名利来了总还去,此生只向字低头。”缪文中调整生活规律,彻底切割网络游戏,独居书斋,静心阅读——最惬意的读书,是没有负担的读书。

缪文中先读古诗词,在平仄格律中体会中华传统文化之韵味。他说:“伏羲安词中领悟绵绵愁绪,潜东坡韵里体会壮志豪情,读美成词心怀敬意,幼幼安句扼腕长叹……尘俗脱落,静气钻研;再默读《声律启蒙》《笠翁对韵》,揣摩平水韵与词林正韵之差异,细考平仄去入演化之端倪,以此奠定声律根基;又熟记经典佳作传世名篇,探究创作社会背景与所处环境,推敲作者思想与情感。从中解析经典名句历久弥新之原委,体会人生哲理,以此汲取营养,进益经纬。”

春种一粒粟,秋收万颗子。3年之后,即2020年9月,缪文中出版首部诗词集《鬓华心笺》(上、下两册,团结出版社),虽说文句还稍显稚嫩,但伸手摘星的勇气毕现无遗;又过3年,再出诗词集《榷轮之辙》(西泠出版社),诗文质量已不可同日而语。相较之下,这次推出的《幽径浅辙》承继了前两部集子的创作风格,且绝大部分文稿是在三年疫情防控期间完成的。

业余作者能保持恒久的创作激情,完全依赖于那一份滚烫的热爱。缪文中把写作当成生命的根须,牢牢地扎在生活的土壤里。如今,他将心灵沉浸在散文这片纯净透明的世界里,在被生活所爱的同时,也表达着对生活、对读书、对思考的爱。他在享受着文学,也创造着文学。平常日子,一些零乱的句子,像突然

◆文化漫谈 ◎潘江涛

窜出的蝴蝶飞舞。如果不马上记下来,它们似乎立即会消失不见。自从有了智能手机,这一问题便迎刃而解。

春分,“昼夜均而寒暑平”,是一年中最美时光。春分那天,缪文中巧妙地选取13位圈友就春分话题写下的文字,有感而发:“一粒尘埃,在空气中凝结,最后生成磅礴的风雨;一粒沙石,在蚌体内打磨,最后结成昂贵的珍珠。有时候,渺小的开始,可以成就雄伟而宏大的事业;有时候,平凡的开始,可以走出崇高而伟大的人生。”(《朋友圈里的春分》)

散文需要多种姿态的创作。缪文中原本是写诗的。细读《幽径浅辙》,你会觉得,诗和散文的边界已然模糊,但诗的语感、节奏和韵味还在,尤其文字间散发出来的那种淡淡的诗意,往往让心灵拱出别样情怀。

东河肉饼,是义乌的知名小吃。缪文中嗜饼寻思,以“料”兴托,竟亦别具特色。其中,他对“面”与“葱”的解读,看似单薄的文字,背后却是磅礴的思想:“面者,脸也。面有劲道,方彰其形,犹如人之容貌,喜怒哀乐皆现。”“葱者,通也。青葱白面,香而增色,令人赏心悦目,况其出于人手。所谓‘心之所向,素履以往’,其葱之香堪通心。”(《肉饼宴》)

散文,本来就是散装的一些文字。集中了是好,散成一团乱麻,也别有趣味。只要是诚心诚意地记录这个时代,都是有意思的。

地域文学,强调的是对过去的记忆。换言之,文学就是一个人的经历。

人生无非一场“来过”,人生来过的意义又是什么?是当个体生命消失之后,这世界还留下了你来过的痕迹——通过书写抵抗虚无,让生命获得恒久的寄托,这是写作者共同的追求,而写下的文字,便成为他们生命存在的另一种方式。

义乌乃藏龙卧虎之地。我不敢肯定缪文中是义乌乃至金华作家中最为勤快的,但他弃商从文,犹如蹒跚学步,在不长的时间里,接连推出3部或诗词或散文的集子,足见其所花心血,刻“痕”累累。

文章千古事,得失寸心知。榜样已经站在那里,盼望更多的人才和佳作能赶上来,紧随其后,使我们的文学天空星光灿烂。

◆素年锦时 ◎张金龙

中间弄个洞,用绳子穿起来背在肩上,十分方便,所以又叫肚脐饼。莫不是陈大成得到了家乡烤烙饼的启示?因为明嘉靖时,从倍磊埠头下义乌江水路去杭州、温州、处州的人很多,倍磊街上店铺林立,就有烧饼店。继光饼先出现在台州,随后逐渐发展到福建沿海。所以,福清市志办主任说,他们从小吃继光饼,只是现在孩子嘴巴刁了,嫌继光饼太粗糙,要吃肉饼。

我曾经从福清带回十几个继光饼,给同事们尝尝,只因时间太久,而变得太硬。义乌兵行军歇下来,可以揣一把身边的枯草落叶,生一堆火烤一下再吃,就有香味了。我现在牙口不好,饼又太干,不敢多吃,只在碰到时买一个尝尝味。



渔歌摄

